

明慧週報

善言破迷雾 真相是希望 大连版 | 第733期 | 2025年9月27日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 <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 <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你这变化我可看的真切”

公公经常说：这个大法可真好啊！可不象电视里说的那样，你这变化我可从头看到尾看的真切，你可得好好学啊！

【明慧网】我今年五十岁了，三十六岁得的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基本是在极度病痛中度过的。自二十一岁生完孩子，身体就没好过：时常感冒发烧，神经性偏头痛，咳嗽哮喘，浅表性胃炎，急性肠炎，便秘伴随肛裂，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肩周炎、季节性荨麻疹、眼睛见光或风吹就刺痛流泪睁不开眼睛，乳腺小叶增生，还有多次人流导致的各种妇科病。真是这个病没好，又来那个病，基本就是半自理的状态了。开始我还能带病上班，最后班也不能上了。这些病把我折磨的痛苦不堪，我又患上了抑郁症，真是雪上加霜。丈夫边上班边挤时间带我三天两头奔波于医院诊所。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要花光了，身体却不见任何起色。

抑郁症使我脾气越来越大，经常骂大人、骂孩子，控制不住的砸东西，家具、手机、电动车，见啥砸啥，好好的衣服说剪就剪了，孩子躲我远远的，丈夫见我发脾气就赶紧看着我，怕我砸东西。他也要崩溃了，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看上去象个老头。病痛、坏脾气、加上跟亲戚冷漠的人际关系，使我感觉人世没有可留恋的东西了，人生好象到了尽头，我一心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了算了。

就在我心灰意冷，快扛不住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

街上遇到一位大姨，她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就走了。看着她走远的身影，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想法，我要跟她学法轮功！真是机缘巧合，过了两天，我们又见面了！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我得法了！那天是我重获新生的日子，我终于有救了！我有师父管了！请到大法书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如饥似渴的看。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有病，人活着的意义，失与得的关系等等等等。随着学法炼功，不到一个月，折磨我多年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心情总是轻松愉悦，感觉什么都美好，看谁都可爱，总是笑容满面，和以前看啥都不开心、沮丧消极、愁眉苦脸、看谁都不顺眼的状态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随着学法的深入，不光身体巨变，我的心性也在提高，人生观在改变，备受我折磨的丈夫和孩子都开心坏了。他俩都认为学这个大法太好了，我所有的亲友们看到我身心的巨变也都很感叹。姐姐、姐夫、丈夫也因此相继得法。

得法前，我对公公的态度不是很好。丈夫有哥四个，但是我结婚时，公公只给了个老破旧的房子，也没有家具，生孩子时也没给一分钱，并且跟我们住一个院子还对门屋。我心里怨恨他，



还嫌弃他脏，不洗澡。我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这也让老人呆着也不自在、憋屈。学法后，我转变了对他的态度，对他不嫌弃了，还能心平气和的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做老人爱吃的饭，帮他洗衣服，陪他唠嗑。我的言行态度让老人感受到了温暖，公公经常说：这个大法可真好啊！可不象电视里说的那样，你这变化我可从头看到尾看的真切，你可得好好学啊！

* * * * *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译成 50 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逾万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遭残酷迫害。◇

曝光辽宁省女子监狱近年迫害大连地区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明慧网】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直残酷迫害、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近年来逐渐向“技术性转化”转变。其内部的十二监区称为“集训矫治监区”，所有“严重违纪者”被集中到此进行所谓“矫治”迫害。该监区对外宣称是以清扫、“学习”为主、无任何生产任务的二线监区，实质是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高压洗脑的集中营，被视为监狱内部的“魔鬼监区”。

利用各种非法手段、现代心理学等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洗脑改造，是十二监区“不能说”的核心业务。对内，将所有的迫害与信息封锁于监区内，制造虚假合法性；对外，粉饰太平，营造出一种人权假相。本篇主要揭露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份纪实，监狱采用的形式、手段等。

一、辽宁省女子监狱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全过程

（一）首先被分到入监队，登记是否认罪。

（二）被分到十二监区，这里是矫治监区。在这里，对在押人员强制洗脑，把衣服扣子全部剪掉，强制不停地用嘴背监规、监纪，不停地走正步，在精神上的折磨是为了摧毁人的意志；还有蹲小号，这些措施让普通犯人很快主动求饶，让干啥就干啥，特别服从管理，一说矫治监区就胆战心惊，从而达到控制普通犯人，并使她们成为监狱实施迫害工具的目的。

（三）十二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参与迫害的犯人大多数都是制毒、贩毒、吸毒的毒犯，她们被狱警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以下为实施迫害的手段：

1. 首先借给你行李，得写借条，既要写被强加的罪名，又要

有认罪的态度。

2. 罚站：强制要求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站立的同时，不停地播放诽谤大法的谎言。

长时间站立导致学员的腿、脚都木了，肿的都起红线了，站都站不住了；如果学员要求休息一会儿，或者自行坐下，犯人就以此为借口打人。

有学员找狱警反应情况，问：谁让她们体罚我的？她们穿着犯人衣服，却执行监狱的行为。狱警说：你还懂体罚？升级（指加重迫害）。

3. 罚冻：冬天不准盖被子，躺在光板床上不准动。冬天浇凉水，全身湿透，一次几个小时，身上的衣服靠体温烘干。

4. 开水烫学员后背，剥光衣服吊铐、毒打，针扎十指。

狱警要求和她们说话必须单腿跪立，不跪就用脚踢膝盖后侧（或其他办法），迫使学员跪下。

5. 熬鹰：开始是早起晚睡，随后根据你的转化态度，调整你的睡眠时间，最后彻底不让睡，即罚站又不让睡，直到转化为止。

6. 生理惩罚：长达一年之久不让洗漱；不让随意去卫生间大小便，上厕所不给卫生纸，来例假不给卫生巾。

学员大小便控制不住时，不得已便在裤子里，犯人趁机对学员尽情羞辱、谩骂，让人无地自容。有人被迫害得精神紧张，越到晚上越尿频，严重的一晚二十几次，大小便失禁了。

7. 群殴：如果上述行为都过了一遍，还没达到转化学员的目的，监室内所有的犯人就一起侮辱学员的人格，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从精神到肉体疯狂的摧残人的意志。

8. 继续逼迫学员写转化书，

同时诱惑学员说：你点头同意转化，我们就给你上明慧网严正声明。

9. 如果违心转化，依然严管，怕学员反弹。饭不让吃饱，水不让喝足；去卫生间，也规定次数。

（四）到了生产车间，还要再次录像转化的过程。

（五）每年都做一次彻底转化。由所在监区的监区长，带领干事等人员亲自参与迫害。为了达到彻底的转化率，教科科长李雁定期找学员所谓的谈话。个别监区长找犯人模拟狱警的声音，录制假录音，假录像，蒙混过关。

（六）用各种方式诱惑学员。如严管期间每月只能花一百元买日用品，犯人会诱惑学员说：你可以买点吃的，如果学员要买吃的，就要求转化。高压下的转化很残酷。

二、郭佩璐等十六位法轮功学员在十二监区遭受的迫害

二零二三年三月末，被非法关入省女子监狱的学员至少有十六位，大部份已年过六旬，主要来自大连和锦州。（转下页）



◀ CCTV“自焚”镜头：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在旁边拎着灭火毯摇来晃去，没有丝毫急迫，等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到王的身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接上页)她们是:孔英(大连庄河市)、于春梅(大连西岗区)、梁淑杰(大连金州区)、谭华丽(大连旅顺口区)、郭佩璐(大连西岗区)、宋晓美(大连瓦房店市)、李臣英(大连甘井子区)、于守芬(大连中山区)、金晓梅、刘清芳、张英玲、杨凤英、康桂云、郭淑芬、孙丽娟、崔凤。这些学员在二监区入监队只停留数日,在二零二三年四月三日上午全部转入十二监区秘密强制转化。

进入十二监区后,这些法轮功学员被分开、关入不同的房间,由专门搞转化的犯人逼写“五书”。郭佩璐被直接带到一楼尽头 109 室。监室里三名犯人祁铭(六十多岁)、孙霞(六十多岁)、李金波(三十多岁)起初故作亲热的让她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不断询问各种问题,蓄意套取信息和思想动态;见郭佩璐不予回答,她们表现得愈加强势。当郭佩璐站起来之后,她们便不再让她坐下,说“要坐下就得跟‘政府’递交‘申请’,是你自己选择要站起来的”,逼郭佩璐面朝前方监控,直挺挺地站在一块砖内“画地为牢”。期间,时任十二监区监区长的吴妍进入 109 室,对郭佩璐冷眼上下打量后离去……

十二监区从犯人中挑选一批精明伶俐、有能力的专门搞“转化”工作。这些犯人被秘密上小课,培训迫害学员的套路,以及歪曲混淆法轮功的邪悟理论。针对学员的任何“状态”,她们已掌握一套应对技巧,在转化学员时能滔滔不绝地说出各种诋毁法轮功的歪理邪说。

入监转化前,狱警根据掌握的信息,针对不同学员采取不同策略,选择不同犯人来包夹,对学员疾风骤雨的“单独攻坚”,使尽招数让学员妥协。

狱警指派六十多岁的犯人,对郭佩璐“苦口婆心”的软化,

道德绑架式的陪站,持续不断的灌输。半夜,两个年纪较大的犯人,一个血压飙到 200,一个 190;换下去一个,又替补上来一个…整个过程,巡岗在门外窥视观察,狱警在办公室的监控前全程关注,时而改变转化策略,通过巡岗传达给搞转化的犯人,里应外合。

四月三日晚,郭佩璐被叫到办公室,主管“转化”的科长胡杨在场,二小队狱警高鑫晶向她施压,见她沉默不语,便训斥道,“不说话就滚出去!”。之后,继续整宿不让郭佩璐睡觉,白天黑夜轮番洗脑,长期软禁体罚,只要动一下、闭会儿眼、或手脚没放好就被警告威胁,甚至嘴动一动,都会被问在背什么。不让上厕所,以此强制手段变相逼迫认罪,任何生理需求都被要求递交“申请”,写一份相当于“认罪书”的文字。

四月四日下半夜,郭佩璐被迫害到出现心悸症状,犯人依然连拉带拽的拖她继续罚站,并威胁送她去医院打不明药物。此时,郭佩璐被剥夺正常上厕所已超过四十个小时。后来,她被迫写了所谓“申请”,犯人仍不依不饶,继续逼她写“五书”。

四月五日下午,郭佩璐已被迫害得濒临休克、意识模糊,几个犯人仍连拖带拽的继续逼她罚站,强迫她睁开眼睛看录像…在犯人的威逼利诱下,在身心双重折磨至极限下,她被迫“妥协”。

历经五十多小时的非人折磨,郭佩璐腿脚出现明显体表伤,腿脚青紫、极度浮肿,表皮下面都是水,无法正常行走。过后狱警不承认实施过迫害,并制造高压恐怖窒息自由言论。

从四月十三日起,十六名遭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十二监区二楼的各个房间,每个人被配有两个包夹形成所谓的“互监组”,时时刻刻监管和灌输洗脑,剥夺一切自由。

这种封闭式的强制转化洗脑持续了近三个月。期间,学员每天被强迫观看污蔑法轮功内容的录像,强制说出各种污蔑谎言,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包夹在狱警的教唆下逼迫学员每天回答“验收题”。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共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带到二楼的狱警办公室,里面坐着司法局人员与一个十二监区狱警,前面架起一个摄像头,搞所谓“转化验收”。除上述十六名学员外,还有崔静、张慧两名学员是五月份被投进监区的。

所谓“验收”后,这些学员每天被软禁于一楼“第一活动室”内集体洗脑。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上午,除孔英、郭淑芬、郭佩璐三名余刑一年以下的学员留在十二监区继续洗脑迫害外,其余学员被秘密转到不同监区强制劳役,互相之间不知道对方被送去哪里。

十二监区是严密封闭的环境。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内幕,不仅对外禁言,(转下页)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出来发破网卡、讲真相?

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出来发破网卡、讲真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还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法轮功学员从亲身经历中知道法轮功能让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但没炼功的人不知道。假如法轮功学员不站出来讲真相,人们会被谎言欺骗,跟着共产党对法轮功产生敌对仇视心理。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像法轮功学员那样的修炼机会,而且很可能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作出助纣为虐的事情,影响生命前途。◇

(接上页)在监区内部也被封锁,包夹不敢透露内部各类信息或学员动向。

三、迫害致死实例

从海外明慧网获知,辽宁省女性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以报道时间为准,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五年至少有二十六人。她们在非法关押期间,有的身心受到摧残不能自理,有的含冤死在监狱,有的出狱不久就含冤离世。

◆金州区七十二岁善良老太吕春钰含冤离世

金州区二十里堡街道法轮功学员吕春钰女士是一名乡村医生,行医四十五年了,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因她人品好医术好,找她看病的人很多,大家都非常信任她,是村里人们公认的大善人,乡亲们谁有了病随叫随到,从来没有怨言。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吕春钰被大连市保税区公安局协同二十里堡派出所五、六个警察从家里劫持,说是去体检,结果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后被开发区法院枉判三年三个月、勒索罚款五千元,于二零二二年十月底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

在监狱,吕春钰被迫害得身体出现病态送进了监区医院。家属要求保外就医,被当地政法委百般刁难。吕春钰在监区医院,据称共花医疗费五万元,于二零二四年七月中旬保外就医,回到大连她小女儿家中。回来后还强迫每天两次打卡,一个月去本辖区司法所报到一次。吕春钰在迫害中于十月六日含冤去世。

◆金州区六十二岁周会敏含冤离世

周会敏女士,曾经是当地陶瓷城一家商店的老板,她诚实守信,善待顾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生意人。修炼法轮大法让她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在工作中她常常给顾客讲述大法的真相,



帮助世人三退保平安,因此屡遭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被警察毒打。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周会敏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三监区。期间,周会敏受到体罚、强制劳动等多种迫害后,原本健康的身体出现了多种疾病,如心颤、高血压、糖尿病等。出狱后,周会敏仍遭当地警察的不断骚扰,给她及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身体每况愈下,医治无效,于二零二四年五月含冤离世,终年六十二岁。

◆中山区刘新颖、曲辉夫妇遭长期迫害离世

中山区法轮功学员刘新颖,原大连市妇产医院护士,经历了五次的非法抓捕、一次扣押和五年半的冤狱迫害及不断的跟踪骚扰恐吓,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左右离世,年仅五十四岁。

刘新颖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丈夫和女儿。这个幸福之家很快就被中共用暴力迫害得家破人亡了。二零零零年一月,刘新颖与丈夫曲辉去北京上访,遭警察绑架、殴打、被勒索罚款九千七百元,并双双被非法劳教,当时女儿才一岁。曲辉被大连劳动教养院警察暴打成高位截瘫,颈椎被打断,卧床十三年后,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九日离世,年仅四十五岁。

丈夫尸骨未寒,中共不法人员又迫不及待地两次绑架了刘新颖,非法判她五年半,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劫持她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刘新颖身体状况

很不好,血压二百四十,根本不够收监的条件,被直接关入监区医院里。直到二零二零年三月末,刘新颖才走出冤狱。回家后,派出所经常骚扰她及她的父亲。就在二零二三年三月份,辖区的派出所警察还打电话约她谈话。对刘新颖的迫害,一直在持续着,致使她含冤离世。

四、其他迫害案例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在十二监区一楼活动室(一),大连法轮功学员徐强私下与郭佩璐透露自己因拒绝转化被打,被狱警察觉。当天下午,徐强与郭佩璐分别被狱警高鑫晶找去单独谈话。第二天,徐强与其包夹袁琳杰双双被罚坐小板凳,进入“小集训”状态;几天后,徐强被转到二楼矫治,专门整治人的犯人以各种手段逼其交代自己的“罪行”。

徐强与包夹袁琳杰被矫治一个多月后,于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活动室被公开批斗。小队狱警孟姝涵、高鑫晶、吴明佳主持批斗大会,监区长吴妍督阵整个过程。狱警带领所有犯人对二人批斗围攻,不论平时关系如何,不留任何情面,批斗的越彻底越靠近“政府”,甚至私下出于信任所说的话,都被当成把柄公开批判,如文革再现。徐强被迫“澄清”:自己没有被打,自己所说是在抹黑“政府”。狱警称,“批斗是帮助她认识并改正错误”,并批评包夹袁琳杰纵容徐强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是“道德败坏”。

不久,大连法轮功学员刘晓红因被怀疑与徐强有交流被“矫治”,被整治的面黄肌瘦,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在活动室被以相同方式当众批斗。

以上实例,只是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在此呼吁海内外正义善良之士关注辽宁省女子监狱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